

圣武记



聖武記卷七

邵陽魏源撰

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上

有觀于西南夷者曰曷謂苗曷謂蠻魏源曰無君長不相統屬之謂苗各長其部割據一方之謂蠻若粵之獞之黎黔楚之徭四川之夔之生番雲南之裸之野人皆無君長不相統屬其苗乎若漢書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在宋爲羈縻州在元爲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等土司其受地遠自周漢近自唐宋而元

明賞功授地之土府土州縣亦錯出其間其蠻乎蠻強則羣苗亦供其指喉明代播州麓州水西麓川皆勤大軍數十萬殫天下力而後剷平之故雲貴川廣恆視土司爲治亂

國初因明制屬平西定南諸藩鎮撫之

康熙三年吳三桂督雲貴兵兩路討永西宣慰安坤之

叛平其地設黔西平遠大定威寧四府

三桂統滇十鎮兵由畢節七星

關入而分兵扼大方遏其衝逸令提督李本深統貴州四鎮兵由大方之六歸河會剿而屯糧于三岔河首尾夾攻檄中誤書六歸爲陸廣于是本深兵及黔蜀糧盡屯陸廣三路聲息隔絕三桂受困兩月糧盡援隔適本深禽賊謀試知其狀

整兵入援圍乃解三藩之亂重啗土司兵爲助及叛

落戡定餘威震于殊俗至雍正初而有改土歸流之議

初明洪武中未下滇先平蜀招服諸蠻故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四軍民府舊屬雲南者皆改隸四川然諸土司皆去川遠去滇黔近烏蒙東川近滇烏撒鎮雄播州近黔嘉靖中雖改芒部爲鎮雄府旋因隴氏之亂仍革流歸土雖命東川兼聽雲南節制仍不屬滇而屬川惟萬歷中改播州爲遵義平越二府分隸黔蜀其餘各土司則皆去成都二千餘里去滇黔省會僅數百里滇黔有可制之勢而無其權四川有可制之權而無其勢土蠻不耕作專劫殺爲生邊民世其荼毒疆吏屢請改隸而樞臣動諉勘報彌年無成畫雍正初

世宗憲皇帝

勤求民瘼。鰥寡有辭于苗。四年春。以鄂爾泰巡撫雲南。兼總督事。奏言。雲貴大患。無如苗蠻。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歸流。而苗疆多與鄰省犬牙錯。又必歸并事權。始可一勞永逸。卽如東川烏蒙鎮。雄皆四川土府。東川與滇一嶺之隔。至滇省城四百餘里。而距四川成都千有八百里。去冬烏蒙土府攻掠東川。滇兵擊退。而川省令箭方至。烏蒙至滇省城亦僅六百餘里。自康熙五十三年。土官祿鼎乾不法。欽差督撫會審畢。節以流官交質。始出益無忌憚。其錢糧不過三百餘兩。而取於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計錢。大派

計兩土司一取子婦則土民三載不敢昏土民有罪被殺其親族尙出墊刀數十金終身無見天日之期東川雖已改流三十載仍爲土目盤踞文武長寓省城膏腴四百里無人敢墾若東川烏蒙鎮雄改隸雲南俾臣得相機改流可設三府一鎮永靖邊氛此事連四川者也廣西土府州縣崗寨等司五十餘員分隸南寧太平思恩慶遠四府多狄青征儂智高王守仁征田州時所留設其邊患除泗城土府外餘皆土目橫于土司且黔粵向以牂牁江爲界而粵之西隆州與黔之普安州逾江互相斗入苗寨寥濶文武動輒推諉應以江北歸黔江

南歸粵增州設營形格勢禁此事連廣西者也滇邊西南界以瀾滄江江外爲車里緬甸老撾諸土司其江內之滇沅威遠元江新平普洱茶山諸夷巢穴深邃出沒魯魁哀牢間無事近患腹心有事遠通外國自元迨明代爲邊害論者謂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內宜流不宜土此雲南宜治之邊夷也貴州土司向無鉗束羣苗之責苗患甚于土司而苗疆四周幾三千餘里千有三百餘寨古州距其中羣砦環其外左有清江可北達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粵皆爲頑苗蟠據梗隔三省遂成化外如欲開江路以通黔粵非勒兵深入徧加剿撫不可此貴

州宜治之。邊夷也。臣思前明流土之分。原因烟瘴。新疆未習風土。故因地制宜。使之鄉導。彈壓。今歷數百載。相沿以夷治夷。遂至以盜治盜。苗獠無追賊抵命之憂。土司無革職削地之罰。直至事大上聞。行賄詳結。上司亦不深求。以爲鎮靜。邊民無所控訴。若不剷蔓塞源。縱兵刑財賦。事事整飭。皆治標而非治本。其改流之法。計禽爲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爲上。勒獻次之。惟制夷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誠能賞罰嚴明。將士用命。先治內後攘外。必能所向奏效。實雲貴邊防百世之利。世宗知鄂爾泰才必能辦寇。卽詔以東川烏蒙鎮雄三土

府改隸雲南六年復鑄三省總督印令鄂爾泰兼制廣西於是自四年至九年蠻悉改流苗亦歸化其治川邊諸土司也用兵最先初以烏蒙鎮雄兩土府相狼狽而東川六營土目附和之四年夏先革東川土目卽進圖烏蒙時烏蒙土府祿萬鍾鎮雄土府隴慶侯皆年少兵權皆握于其叔祿鼎坤隴聯星鄂爾泰令總兵劉起元屯東川招降祿鼎坤惟祿萬鍾制于漢奸約鎮雄兵二千攻鼎坤于魯甸鄂爾泰遣游擊哈元生敗之又檄其相仇之阿底土兵共擣烏蒙連破關隘賊遂走鎮雄鄂爾泰復招降隴聯星而祿鼎坤亦以兵三千

攻鎮雄之脅。兩酋皆遁。四川于是兩土府旬日平。以烏蒙設府。鎮雄設州。又設鎮于烏蒙。控制三屬。時四年十二月也。初爾泰閱兵貴州。奇游擊哈元生才。擢赴東川。委以烏蒙鎮雄之事。元生故材武。膽略絕人。感爾泰知遇。奮冒矢石。屢立功。至大將。平西南夷多。其力其東川。法戛土目祿天祐烏蒙米貼土目祿永孝。尚各據巢患邊。六年春遣兵破禽法戛。又遣副將郭壽域以兵三百捕米貼賊。逃渡小金沙江。糾四川沙馬司及建昌涼山各夷獠數千。潛回襲陷官兵。爾泰遣總兵張耀祀參將哈元生三路搜討。詔四川建昌永寧官兵聽爾泰

聖元言
卷一
五

節制。于是自金沙江外沙馬雷波吞都黃郎諸土司地直抵建昌。袤千餘里。皆置營汛。形聯勢控。并禽雷波土司楊明義。而哈元生回軍。復敗阿盧土司之衆數千。屯田東川。歲收二萬餘石。課礦歲萬金。資兵餉。事甫定。而八年秋。復有烏雄。鑪之變。初祿鼎坤之降也。覬襲土職。故調遣無不聽命。先送妻子質省城。而自率土兵從征鄂爾泰。奏賞守備。以禽賊檄攬壩功。擢河南參將。入京。獻見怏怏失望。其子祿萬福乞回魯甸治產。見總兵劉起元。軍律不肅。陰會其舊部謀變。時烏蒙商民萬計。有險可扼。且賊止標弩無大礮。而劉起元惟媮餒。

賄和賊遂陷鎮城盡戍兵民徧煽東川鎮雄及四川涼
山蠻數萬叛鄂爾泰奏言臣用人僨事請別簡大臣總
督三省暫假臣提督將兵討賊雪憤

上慰留之爾

泰調官兵萬餘土兵半之三路進攻先令總兵魏翥國
率兵二千七日馳抵東川得不陷而魏翥國旋為祿鼎

明刺傷時鼎坤妻子及弟留滇省城鼎明力求赴軍招撫及至東川見賊勢已盛亦即遣其奴陰煽內

外為官兵所獲鼎明遂拔刀笑刺傷魏翥國被禽乃盡下祿氏妻子于獄乃以官祿代魏翥

國烏蒙委總兵哈元生副將徐成貴而鎮雄則委參將

韓勳勳以兵四百扼奎鄉敗賊四千連破四寨次三日

復以兵千五百敗賊八千斬首二千餘盡焚其壘其烏

蒙一路哈元生以千餘兵先至得勝坡遇賊二萬其黑
寡暮末二渠皆萬人敵黑寡持長槍直犯元生元生左
格槍右拔矢應手殪之又射殪暮末卽竿揭二首以進
賊奪氣再戰再捷進至倚那岡賊數萬連營十餘里我
兵三千土兵千夜設伏賊營左右而嚴陣以待黎明賊
數路來犯不動將偏陣礮起大呼奮擊山後伏兵左右
夾攻賊大潰盡破其八十餘營獲甲械輜重山積卽日
抵烏蒙軍聲大振賊望見元生旗卽反走時元生兵不
滿六千卽分兵一由魯甸通東川一由龍洞山援鎮雄
復四出搜剿而提督張耀祖總兵官祿擁兵萬有二千

屯東川不進時賊踞魯甸巢穴而扼三關爲門戶三關者大關伐烏關沙豆關也爾泰恐元生軍孤急檄東川兵四千渡江赴元生軍而韓勳亦以鎮雄兵來會連奪三關之險鄂爾泰先檄川兵扼涼山及金沙江走路時祿萬福兄弟族黨盡匿東川巧家營張耀祖遣兵三千惟責令縛獻不應爾泰檄徐有貞一戰悉禽之祿鼎坤亦自河南逮至訊實伏誅乃增烏雄鎮額兵四千以徐有貞鎮之以蔡成貴代張耀祖而逮官祿治罪其治滇邊諸夷也先革土司後剿裸夷其土司改流者若霑益土州安于蕃鎮沅土府刁澣及赭樂長官土司威

遠州廣南府各土目先後劾黜而以同知劉洪度權知鎮沅府。惟刁氏之族舍土目不肯獻所占民田。煽糾威遠黑獠于五年正月夜圍知府劉洪度縛于柱而戕之。旋爲官兵所殄。其逸誅者于次年春夏多暴病。見洪度奮擊而死。詔祠之。于是盡徙己革土司土目他省。

守置并搜剿黨逆之威遠新平諸獠。冒瘴突入禽斬下計而我將士亦患瘴死二百餘。又進剿瀾滄江內孟養茶山土夷。卽明王驥兵十二萬大舉再征。諸蠻驚謂自古漢兵所未至者也。兵至遁緬。兵退還巢。自明以來無善策。鄂爾泰于六年五月先檄車里土兵截諸江外官。

兵各持斧鋤開路。焚柵湮溝，連破險隘，直抵孟養。據蠻坡通餉道，其六茶山巢穴四十餘寨，窮日力不能徧搜。一箐及搜至，賊又他遁。乃用降夷鄉導以賊攻

賊，于是深入數千里，無險不搜，惟江外歸車里土司

江內地全改流，升普洱爲府，移元江協副將駐之。于

思茅橄欖壩各設官戍兵，以扼蒙緬老撾門戶。于是

廣南府土同知、富州土知州各願增歲糧二三千石。

并捐建府州城垣。孟連土司獻銀廠。永昌邊外怒江野夷

輸皮幣。維西邊外而老撾卽古越裳氏景邁二國卽八百息婦國皆來

聖訓
卷一
貢象。緬甸震焉。其治黔邊諸夷也。首尾用兵。凡

五六載。終于古州。而始于廣順州之長寨。寨據各苗之腹。獷橫一方。前總督高其倬誘禽附近。議設營汛。以控前後左右各寨。苗力撓抗。四年夏。官兵焚其七寨。未獲首逆。副將劉業浚卽退營。宗角且言三不可。剿鄂爾泰。駁以三不可。不剿。令總兵石禮哈授討。盡殲首從。勒繳弓弩四千三百餘。毒矢三萬餘。皮盔皮甲。標各數百。建參將營。分扼險要。易服薙髮。立保甲。稽田戶。于是乘威招服黔邊。東西南三面。廣順定。番鎮。

寧生苗六百八十寨。鎮寧、永寧、永豐、安順生苗千三百九十八寨。地方千餘里，直抵粵界。鎮遠、清水江者，沅水上游也。下通湖廣，上達黔粵，而生苗據其上游。曰九股河，曰大小丹江，沿岸數百里，皆其巢窟。致古州八萬土沃夷淳，隔於諸苗，不能嚮化。三省中，梗古州者有裏，有外裏。古州距黎平府百八十里，卽元置古州八萬洞軍民長官司所也。地周八十餘里，戶四五千，口二萬餘。都江、洛江界其左右，合爲古州。江由此東西南北各二三百里，爲外古州。約周千二三百里，戶數千口十餘萬，可敵

兩三州縣環黔粵萬山間。一奧而曠沃而衍。榛狃而淳樸。別有天地。爲全省所不及。而諸葛營踞其中。倚山面川。俯視全境。相傳孔明駐軍之所。尤據形勢。張廣泗守黎平。輕騎深入。周勣倡議置鎮。諸葛營扼吭。控制而其外。戶爲都勻。八寨內。戶爲丹江。清江門戶不闕。則堂奧未可圖也。乃于六年夏先創八寨。以通運道。分兵進攻大小丹江。出奇設伏。盡焚負固之雞。講五寨苗竄伏山箐。無所得食。相繼赴軍。乞降。飲血刻木埋石。爲誓。明年乘勝沿九股河。下抵清水江。時九股苗爲漢奸曾文登所煽。言改流升科。額將歲倍。且江深崖險。兵不能

入及官軍至以農忙佯乞撫廣泗亦佯許之而潛舟宵
濟扼其援竄突擣其巢又敗其夜劫營之賊填濠拔櫬
冒險深入苗四山號泣縛曾文登以獻于是清水江丹
江皆山奏設重營以控江路令兵役雇苗船百餘赴
湖南市鹽布糧貨往返倡道民夷大忭估客雲集古州
自昔奧樸自謂與國初吳三桂死僞將馬寶兵由楚竄
滇取道古州諸苗遮獲其大砲重甲火藥由是械鬪日
獷狠而上下江尤甚上江爲來牛定旦下江爲溶洞當
廣泗初至苗皆謂官兵不能久依違從撫及聞諸葛營
建城堡遂羣起拒命八年秋苗潛謀劫營官兵夜半集

苗船數十束爲浮橋。攻其不備。勒繳槍刀甲弩萬有二千。又進攻上江之來牛定。旦苗夜聞繞寨。人馬聲視之。寂然。如是者三。及五鼓。甫寢而兵至。禽斬四千。獲砲械無算。其下江溶洞之深遠大箐危峰障日。皆伐山通道。窮搜窟宅。神焦鬼爛。百里內外咸震。虢負弩絡赴。乃徧勘上下江濬灘險。置斥堠。通餉運。其都江清水江之間。有丹江橫貫。惟隔陸路五十餘里。開通則二江爲一。乃突擣梗頑。奪地闢險。于是楚粵商艘直抵鎮城外。古州大定初。上以廣泗招撫古州。不煩兵力。由知府逾年擢至巡撫。及紛紛用兵。慮生事。七年遣侍讀春山牧

可登至軍察之并頒犒師銀十萬兩鄂爾泰約廣西巡撫金珙赴貴陽會籌邊事乃議黎平府設古州鎮而都勻府之八寨丹江鎮遠府之清水江設協營增兵數千爲古州外衛後復改清江協爲鎮與古州分轄

其治粵夷也先以土司次治土目初泗城土府岑映宸強當會勘時聚兵四千分營江北以震民夷及聞烏鎮改流之信始星夜徹兵五年夏鄂爾泰按部安籠鎮收其勅印勒回浙江割江北地隸黔設永豐州此外梧桐柳思慶諸土目積案如山邊民爭備糧請兵六年八月首討思陵州之八達寨扼其餉道屯兵二三里外量大礮

所能及。漸轟進。偏賊窘急。斬土自顏光色兄弟以獻。尚
閉寨不出。遂爲官兵所燬。前此廣西游擊常顯虎以兵
三千剿撫。兩月屢劄無功者也。八年復檄討思明土府
所屬之鄧橫寨。三路進攻。一鼓而克。亦前此廣西總兵
齊元輔按兵數千。招撫半載無功者也。于是遠近土目
爭繳軍器二萬餘。巡邊所至。迺扈千里。三省邊防皆定。
其湖廣苗接黔者。于五年張廣泗會湖南副將劉策名。
有謬沖花苗之剿。七年銅仁知府姚謙率苗目田金保。
有徧招楚界諸苗之役。惟四川重慶府屬之酉陽土司
冉元齡與湖廣容美土司田旻如均以不法爲邊民所

剋。顛請改流。且西陽距重慶十八站。距貴州銅仁不及三百里。其所屬土。日至銅仁。僅百餘里。舊隸黔。改隸蜀。與容美恃遠自恣。鄂爾泰奏請。二土司暫改隸黔。乘威招諭。可不煩兵而服。

詔湖廣四川督撫圖之。于是

湖南按察使王柔總兵劉策名。赴苗疆宣諭。永順保靖

桑植容美四大土司。亦先後奏改郡縣。惟容美稍用

兵。而永順彭氏。則自請獻土。優獎回籍。四川天全二宣

慰。已于五年爲岳鍾琪劾革。至是西陽繼之。西南民夷

稍息肩焉。又于雲貴交界之平越及安順。別開二路。凡

十六驛。省舊驛者五。濬柳州至桂林之河。一水直達

墾闢汗菘焚烈山林久荒之士畝收數倍古州丹江禾
 長八尺穗五六歧豆大如栗世或以鄂爾泰督雲貴時
 屢奏慶雲為疑臣源曰漢元狩中初開焚道彩雲見南
 中遣使迹之雲南以此得名見雲南通志及顧炎武肇域志又滇黔交

界某渡盛瘴乾隆中福康安統兵演礮而過至今瘴滅

大半見滇繫自有天地以來即有西南夷曷嘗有四面雲

集之王師曷嘗有萬雷轟烈之礮火陽被陰伏則為瘴

癘陰隨陽解則山澤之氣不得不上升升則不得不為

縵空五色之祥雲其占曰團團升雲半有半無萬物昭

穌臣謹以鴻範五行對彼鄂爾泰者不陳明其所以然

而徒予世人以少見多怪也

而封于世人之父祖受列也

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下

苗疆之初戡定也。

世宗嘉鄂爾泰之勞，錫封襄勤

伯。世襲罔替。九年冬，入爲武英殿大學士，以高其倬代之。十年

命鄂爾泰經略西邊，出巡阿爾泰、巴里坤。

旋

命張廣泗代岳鍾琪爲寧遠副將軍，防西路。以

元展成巡撫貴州。十二年，哈元生進新闢苗疆圖志，以

尹繼善督雲貴，而復有黔苗之變。初，苗疆闢地二三千

里，幾當貴州全省之半。增營設汛，凡腹內郡縣防兵大

半移戍新疆。又鄂爾泰用兵，招撫止及古州、清江，未及

台拱之九股苗，有司輒稱台拱願內屬，巡撫元展成易

聖元言
第一
四

視苗疆。遽于十年設營駐兵。時秋稼未穫。苗佯聽版築。而日夜刈穫。甫畢。卽傳集上下九股數百寨。叛圍大營。并扼排略大關之險。以阻餉道。排略距台拱十五里。乃台拱咽喉也。營中樵汲皆斷。掘草根死守。彌月。援至始解。提督哈元生入覲。回黔。十一年春。進軍台拱。攻賊于番招之蓮花壘。壘窟萬山巔。四面削箐。糗支二載。官兵六路破之。設戍其上。十三年春。苗疆吏以徵糧不善。遠近各寨蠢起。徧傳木刻妖言。四煽省城。大吏尙不之信也。總兵韓勳破賊古州之王家嶺。賊復聚集清江台拱。號召日衆。番招屯復圍于賊。巡撫元展成輕視苗事。與哈元生不合。倉

卒調兵五千盡付副將宋朝相領之赴援半途困于賊
賊探知內地防兵半戍苗疆各城守備空虛于是乘
間大入陷凱里陷重安江驛陷黃平州陷岩門司陷清
平縣餘慶縣焚掠及鎮遠思州而鎮遠府治無城人心
洶懼台拱清江各營汛亦多爲賊誘陷逆氛四起本省
兵徵調殆盡奔救不遑驛路四隔省城戒嚴四月哈元
生乃以親兵三百自出督師扼清平之楊老驛賊聞提
督親至意必有重兵故不敢犯平越都勻以上六月

詔發滇蜀楚粵六省兵會剿特授哈元生揚威將軍
湖廣提督董芳副之七月又

命刑部尚書張照爲

撫定苗疆大臣副都御史德希壽副之時尹繼善已遣雲南兵二千星夜赴援湖粵兵亦繼至生苗見各路援兵漸集各擄掠回巢棄城弗守元生進軍凱里檄各鎮克復諸城又合攻重安江賊以開滇師之路生苗既回巢穴則糾衆以圍新疆各營汎阻截運道于是台拱清江丹江八寨諸營復同時告急時廣西兵八千已至古州廣東兵餉亦晝夜汴流而上湖廣兵先後集鎮遠界元生遣古州鎮韓勛攻燬首逆各巢又分兵三路一由藁貢以通台拱一由八弓援柳羅以通清江一走都勻援八寨而八寨協副將馮茂復誘殺降苗六百餘及頭

目三十餘。冒功于。是苗逃歸。播告徒黨。詛盟益堅。多手
及妻女。而後出抗官兵。蔓延不可招撫。五月陷青溪縣
城。而清江之柳羅都勻之丹江。自春夏被圍。半載糧盡
援絕。至是九月。圍始解。初張照奉
命赴苗疆。且令

察其利害。照至沅州。鎮遠。則密奏改流非策。致書諸將
首倡棄地之議。且袒董芳。專主招撫。與哈元生齟齬。楚
粵官兵皆隸芳麾下。旋議分地分兵。施秉以上用滇黔
兵。隸元生。施秉以下用楚粵兵。隸董芳。于是已進之兵
紛紛改調。互換。而哈元生董芳遂欲將村寨道路盡畫
上下界。文移辨論致大兵雲集數月。曠久無功。賊乘間

復出焚掠清平黃平施秉間紛紛告警官軍顧此失彼
疲于奔命是冬湖廣總督張廣泗奏善後失宜皆臣之
罪願革職効力軍前不許鄂爾泰疏辭伯爵并請解任
調理許之當是時中外畏事者爭咎前此苗疆之不
當闕目前苗疆之不可守前功幾盡失全局幾大變十四
年八月 世宗崩 高宗卽位召張照德希壽還
十月授張廣泗七省經略哈元生以下咸受節制旋逮
張照董芳哈元生及元展成治罪廣泗奏言張照等所
以無功者由分戰兵守兵爲二而合生苗熟苗爲一也
兵本少而復分之使單賊本衆而復敵之使合且各路

首逆自古州敗退咸聚於上下九股清江丹江高坡諸處皆以一大寨領數十百寨雄長號召聲勢犄角我兵攻一方則各方援應彼衆我寡故賊日張兵日挫爲今日計若不直搗巢穴殲渠魁潰心腹斷不能渙其黨羽惟有暫撫熟苗責令繳凶獻械以分生苗之勢而大兵三路同擣生苗逆巢使彼此不能相救則我力專而彼力分以整擊散一舉可滅而後再懲從逆各熟苗以期一勞永逸廣泗乃調全黔兵集鎮遠以通雲貴往來大路簡選將士面授方略以精兵四千餘攻上九股四千餘攻下九股而自統五千餘攻清江下流各寨是冬刻

期並舉。號令嚴明。所向克捷。元年春。復增兵分八路。排
剿抗拒逆寨。罔不焚蕩。剝削其遺孽。盡竄牛皮大箐。箐
園苗巢之中。盤亘數百里。北丹江南古州。西都勻八寨。
東清江台拱。危巖切雲。老樾蔽天。霧雨冥冥。泥潦蛇虺。
所國雖近地。苗蠻亦無能。悉其幽邃窮其荒阻者。故首
逆諸苗咸藪。伏其中恃官兵所萬不能至。俟軍退復圖
出沒廣泗。檄諸軍分扼箐口。以坐困之。又旁布奇兵。箐
外以截逋逸。如陸網獸。漁竭澤。重重合圍。以漸進逼。自
四月至五月。將士犯瘴癘。冒榛莽。靡輿不搜。靡險不剔。
并許其黨自相斬捕除罪。由是慙魁罔漏。俘馘萬計。其

飢餓顛隕死厓谷間者不可計數蓋窮開闢以來人迹不至之區天日不臨之地而大蒐采入山澤不能匿汙從來鬼方撻伐未有滌盪廓清若斯之烈者也

廣泗原奏牛皮

籌之捷斬獲萬餘而袁枚文言餓死四十餘萬又籌巨數百里而僅言三里又逆止黔苗而言三省苗獮一空其無稽類如此六月復乘兵威搜剿附逆熟苗分首惡次惡脅

從三等涉秋徂暑先後掃蕩共燬除千有二百二十四寨赦免三百八十有八寨陣斬萬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萬五千有奇獲銃礮四萬六千五百有奇刀矛弓弩標甲十有四萬八千有奇宥其半俘收其叛產設九衛屯田養兵戍之

詔盡豁新疆錢糧永不徵收以杜

官胥之擾其苗訟仍從苗俗處分不拘律例以廣泗總督貴州兼管巡撫事世襲輕車都尉自是南夷遂不反乾隆五年夏湖南靖州武岡徭城步橫嶺苗與廣西徭同叛總督班第使鎮筵總兵劉策名以兵五千進剿以五千應援詔廣泗復以欽差大臣節制軍務先後斬馘五千餘俘五千餘于十二月班師鄂爾泰卒于乾隆十年以開闢西南夷功配享太廟

臣源曰五帝不沿禮三王不襲樂今日腹地土司之不可置亦如封建之不可行鄂爾泰受世宗曠世之知功在西南至今百年享其利其祀于大烝也宜哉始

事難者終必易于孟養長寨見之始事易者終必難于
烏蒙古州見之其中有人事亦有天數焉初雍正五年
四川副將張瑛言歸流之民不當復轄于土目席其椎
髻裹瓊之舊巫蠱械鬪之常宜令雍髮易服盡獻兵器
分設里長甲首而遷土目于內地以命鄂爾泰議之
鄂爾泰言冠髮必其願遵若強之改雍將悍苗反與齊
民無別繳械亦惟生苗頗難若盡勒出之將良苗反爲
惡苗所制其土目即可改爲里長甲長若必盡徙恐兩
不相習不若以夷治夷斯言也果何如哉祿氏乃氏土
目不遷則復反長寨而外兵未盡繳則復反生苗改流

不改椎髻則復反不數載而言盡驗果何如哉夫修其
 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此因土之事非改土歸
 流之事人即不革之苗亦必自大變動以大更革之小
 變則小革大變則大革小革則小治大革則大治後笑
 先咷安知非福鄂爾泰說弧于前卒張弧于後一時之
 創夷百世之恬熙不然揄修袂養始步者且安拱而議
 其後也

附錄

凡土司之未改流者四川宣撫使三

日邛部日裏
唐日已塘

安撫使二十有一

日長寧日沃日日瓦寺日梭磨
日瓜別日木裏日單東革什札

曰巴裏曰綽期甲曰喇衮曰瓦述餘科曰竹窩曰
霍爾章谷曰霍爾孔撒曰霍耳札曰霍耳林慈曰

霍耳甘攷曰麻書曰東科曰
春科曰下瞻對曰上納奪長官司二十有六州曰靜

隴州曰岳希曰松岡曰卓容基曰威隴州曰普濟
州曰昌州曰沈邊曰冷邊曰瓦述崇喜曰瓦述毛

了曰瓦述曲登曰瓦述他色曰瓦述更平曰霍耳
納林冲曰霍耳白利曰春科高曰上瞻對曰中

瞻對曰蒙葛結曰泥溪曰平夷曰蠻夷
曰沐川曰九姓又副長官司一曰馬喇雲南宣慰

使一曰車宣撫使四曰耿馬曰隴川
曰于厓曰南甸副宣撫使二

曰遮放安撫使三曰路江曰芒
曰盞達曰猛卯副長官司三樓曰納

虧容曰土府四曰蒙化曰景東土州四
十二關曰孟定曰永寧曰富州曰

康曰貴州長官司六十有二
北勝曰中曹曰白納曰養

上馬曰小程曰盧番曰方番曰違番曰羅番曰
龍曰小龍曰大龍曰金石曰大平曰小平曰大谷

龍曰小谷龍曰木瓜曰麻嚮曰新添曰平伐曰羊

塲曰募役曰頂營曰沙營曰楊義曰都勻曰邦水

曰思南曰豐寧上曰豐寧下曰爛土曰平定曰樂

平曰邛水曰偏橋曰蠻夷曰沿河曰郎溪曰都坪

曰黃道曰都素曰施溪曰潭溪曰新化曰歐陽曰

亮寨曰湖耳曰中林曰八舟曰龍里曰古州曰洪

州曰省溪曰提溪曰烏羅曰副長官司三曰西堡

平頭曰垂西曰抵寨曰岩門曰忠州曰歸德曰果化

曰石廣西土州二十有六曰下雷曰下后西曰思

陵曰憑祥曰江州曰恩州曰萬承曰太平曰安平

曰龍英曰都結曰結安曰上下凍曰佶倫曰茗州

曰茗盈曰鎮遠曰那地曰南舟土縣四曰羅陽曰

曰田州曰向武曰都庚曰上映

白曰長官司三曰遷隆崗曰其四川青海之間別

忻城永定曰永順

有土司數十別隸西藏達賴刺麻者不在此數凡

宣慰宣撫安撫安乃長官等司之承襲隸兵部土

宣慰宣撫安撫安乃長官等司之承襲隸兵部土

府土州之承襲隸吏部。凡土司貢賦。或比年一貢。或三年一貢。各因其土產穀米牛馬皮布皆折以銀。而會計於戶部。

驗而會博然可驗

道三平一音谷因具土重數米半部次消音

海王賦之承襲蘇吏時以主同音耀友其平

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

金川者小金沙江之上游也。一促浸水出松潘徼外西藏地，經黨壩而入土司境，頗深澗，是爲大金川。其一僭納水源較近，是爲小金川，皆以臨河山有金礦得名。二水均自東北而西南，至明正土司地合流，爲寧遠府之若水。至會理州爲金沙江，亦名瀘水。隋始置金川縣，卽漢冉駹外徼唐維州地也。明隸雜谷安撫司，萬山叢矗，中遶洶溪，皮船竿橋曲折一綫，深寒多雨雪，惟產青稞蕎麥，番居皆石砌，與綽斯甲布等九土司壤相錯。康熙五年，其土司嘉勒巴內附，給演化禪師印，俾領其衆。其

庶孫莎羅奔者以土舍將兵從將軍岳鍾琪征西藏羊
 峒番有功雍正元年奏授金川安撫司莎羅奔自號大
 金川而以舊土司澤旺為小金川莎羅奔尋以女阿扣
 妻澤旺澤旺懦為妻所制乾隆十一年莎羅奔劫澤旺
 歸奪其印四川總督檄諭之始還澤旺于故地明年又
 攻革布什札及明正兩土司巡撫紀山遣副將率兵彈
 治不奉約反傷我官兵紀山奏請進剿上以雲貴

總督張廣泗征苗有功調督四川進屯澤旺所居美諾

官寨而以其弟良爾吉從征時莎羅奔居勒烏圍一作勒至

其兄子郎卡居噶爾厓一作刮耳月地在大河之東而

一作噶拉依

河西亦有賊地數百里。張廣泗奏調兵三萬分兩路。一由川西入攻河東。一由川南入攻河西。而河東又分四路。以兩路攻勒烏圍。以兩路攻噶爾厓。河西亦分三路。攻庚特額諸山。期以是年告歲。阻險不前。復請增兵萬。十三年春。諸將多失事。副將張興游擊孟臣皆因土兵降。番通賊戰死。惟總兵任舉力攻昔嶺。連奪碉卡。亦未大捷。上乃命大學士公訥親往視師。又起故將軍岳鍾琪于廢籍。以提督銜赴軍。自効。岳鍾琪由黨壩取勒烏圍。張廣泗由昔嶺。取噶爾厓。議既定。而訥親至。銳意滅賊。下令限三日取噶爾厓。總兵任舉。參將買國良。

戰死自是不敢專政仍倚張廣泗辦賊張廣泗輕訥親不知兵而氣凌已上故以軍事推讓而實困之將相不和士皆解體張廣泗所用良爾吉者本與阿扣通莎羅奔令與阿扣爲夫婦其繫澤旺奪印與地皆良爾吉之謀甚不利官軍之助小金川也專爲莎羅奔耳目軍中動息輒報賊預爲備所向扞格岳鍾琪密奏之而張廣泗信漢奸王秋言堅任之不疑是年自五月進兵至八月未得寸進方攻拉底山十餘賊噪而下我兵三千皆潰詔責岳鍾琪傅爾丹皆以宿將起用于廢棄之中未聞發一謀出一策鍾琪奏廣泗專主由昔嶺卡撤進攻

之策。此二處中隔噶爾庄。距賊巢尚百餘里。黨壩至勒
烏圍。僅五六十里。破隘即可搗巢。而廣泗派黨壩官兵
名爲一萬。除守營卡。防糧站外。實止七千餘。臣請增兵
三千。廣泗不允。且信用降番漢奸。恐生他變。曾訥親亦
劾廣泗老師糜餉各事。上逮張廣泗入京而

命大學士傅恆代訥親經略。是冬張廣泗至京。廷訊責
以挾私觀望之罪。抗辯不服。怒斬之。命訥親覆奏。先後
呶呶萬言。無一要領。惟急請回京陛對。上又以其

祖邊必隆之劔。郵寄軍前。賜死。十二月傅恆至軍。則斬
良爾吉王秋阿扣以斷內應。增調鄰省兵。刻期進剿。十

四年春正月奏言金川之事。臣到軍以來始知本末。當紀山進討之始。惟馬良柱轉戰直前。踰沃日收小金川。直抵丹噶。其鋒甚銳。其時張廣泗若速濟師策應。乘賊守備未周。殄滅尙易。乃坐失機會。宋宗璋逗留于雜谷。許應虎失機于的郊。致賊得盡據險要。增礮備禦。七路十路之兵無一路得進。及訥親至軍。未察情形。惟嚴切催戰。任舉敗沒。銳挫氣索。晏起偷安。將士不得一見。不聽人言。不恤士卒。軍無鬪志。一以軍務委張廣泗。廣泗又聽奸人所愚。惟恃以卡偏卡。以礮逼礮之法。無如賊礮層立。得不償失。先後殺傷數千人。尙匿不實奏。臣查

攻礮最爲下策。槍礮惟及堅壁于賊無傷而賊不過數人。從暗擊明鎗不虛發是我惟攻石而賊實攻人。且于礮外開濠兵不能越而賊得伏其中。自下擊上又戰礮銳立高于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數日可成。隨缺隨補頃刻立就。且人心堅固至死不移。礮盡碎而不去。礮方過而人起。客主勞佚形勢迥殊。攻一礮難于克一城。卽臣所駐卡撒左右山頂卽有三百餘礮。計半月旬日得一礮非數年不能盡。且得一礮輒傷數十百人。較唐人之攻石鋒堡尤爲得不償失。如此曠日持久老師糜餉之策而訥親張廣泗尙以爲得計。臣不解其何心也。兵法

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惟有使賊失其所恃而我兵乃得展其所長臣擬俟大兵齊集同時大舉分地奮攻而別選銳師旁探間道裹糧直入踰礪勿攻繞出其後卽以圍礪之兵作爲護餉之兵番衆無多外備旣密內守必虛我兵卽從捷徑搗入則守礪之番各懷內顧人無固志均可不攻白潰卡撤爲進噶爾垭正道嶺高溝窄臣旣身爲經略當親任其難至黨壩一路岳鍾琪雖稱山坡較寬可以水陸並進兼有卡裏等隘可以間道長驅但臣按圖咨訪隘險亦幾同卡撤且瀘河兩岸賊已阻截舟難徑達惟可酌益新兵兩路並進以分

賊勢使其面面受敵不能兼顧雖有堅壁高壘漢奸不能爲之謀逆酋無所恃其險矣至于奮勇固仗滿兵而鄉導必用土兵土兵中小金川尤驍勇今良爾吉之奸謀已誅澤旺與賊讎甚切驅策用之自可得力至沃日瓦寺兵強而少雜稔綽斯甲等兵衆而懦明正木坪忠順有餘強幹不足革什乍兵銳可當一路是各土司環攻分地之說雖不可恃而未嘗不可資其兵力前此訥親張廣泗每得一碉卽撥兵防守致兵力日分卽使毀除而賊又于其地立卡藏身以傷我卒是守碉毀碉均爲無益近日賊聞臣至每日各處增碉猶以爲官兵徃

于舊習彼得恃其所長不知臣決計深入不與爭礪惟
俟大兵齊集四面布置出其不意直搗巢穴取其渠魁
定于四月間報捷初上以土司小醜勞師二載誅
兩大臣又失任舉良將已不釋于懷及是聞其地險力
艱不足殫師旅益恨訥親張廣泗之不早以實聞也且
屢奉皇太后息武寧邊之諭遂命傅恆頒師

還朝傅恆復奏言金川軍事誤于初起之時蠻酋本在
化外止可略惕以威不必窺入其阻一誤再誤以汔于
今若復輕率戴事則賊焰愈張衆土司皆罹其毒邊宇
將無寧日使賊境果非人力可及臣亦何敢強必成功

但審度形勢賊礪非盡當道其巢尤皆老弱但舍礪而直搗中堅賊亦必出礪而內顧分拒我兵且戰且前一面乘間奪礪一面各攜兩旬乾糧由昔嶺中峰直抵礪爾臣實有破竹建瓴之勢今功在垂成棄之可惜且臣受命調兵大舉若不掃穴禽渠亦何顏以返內地不然或賊震惕乞降削劄軍門則相機禽獻亦可奏凱上已決計罷兵恐傳恆守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說堅欲成功復寄諭反復數千言且謂蕞爾上司卽掃穴犁庭不足示武且果獻俘則必懸首藁街非所以示受降之信如此時已就執可於四川中途釋歸故巢

時傅恆及岳鍾琪兩路連克碉卡軍聲大振莎羅奔父子聞大兵決計深入又斷內應遣人詣岳鍾琪乞降惟畏死不敢出初鍾琪爲川陝總督時勘金川與沃日各土司爭界事盡反年羹堯前失區畫甚公莎羅奔故以土舍隸鍾琪麾下蒙奏給土司印甚德之至是乞降于鍾琪鍾琪輕騎徑抵其巢賊見其親至則大喜悉聽約束頂佛經立誓次日莎羅奔父子從鍾琪坐皮船出洞詣大軍先使番人詣軍前除地爲壇設行幄至期賊酋泥首壇前傅恆升幄責其抗命莎羅奔等叩額誓遵六事歸土司侵地獻凶酋納軍械歸兵民供徭役乃宣

詔赦其死。諸番焚香作樂獻金佛謝。二月四日奏聞。
詔封傅恆一等威勇公。復岳鍾琪三等威信公。立
碑太學。以鍾琪之佐經略。比李愬之于裴度云。初

上聞金川礮險。因于京師香山設石礮。造雲梯簡羽林
飲飛之士習之。未逾月得精兵二千。命傅恆統之。

以行。次年遂卽其地立健銳營。以時訓練。有征伐則皆
以此勁旅制勝。其築礮者卽金川番兵也。是役因壘卽
降。故兵未血刃而凱旋。然三十六年小金川復叛時。
詔書亦以爲前次寬大受降未甚懲創。所致深悔。姑
息卒草薙禽獮之而後已。

...

...

...

...

...

...

...

...

...

...

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記

初乾隆十四年受大金川之降也

朝廷示用兵不

得已之意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不欲黷武于荒徼而賊
恃其未大創也不數年莎羅奔兄子郎卡主土司事漸
桀驁二十三年逐澤旺及革布什札土司于吉地總督
開泰檄諭而郎卡侵鄰境不已三十一年詔總督

阿爾泰徼九土司環攻之而阿爾泰姑息但諭返諸土
司侵地卽以安撫司印給郎卡且許其與綽斯甲結婚
而以女妻澤旺之子僧格桑初九土司中巴旺丹壩皆
彈丸非金川敵其明正瓦寺亦形勢阻隔其兵力堪敵

金川而地相偏者莫如緯斯甲與小金川阿爾泰不知離其黨與反聽釋仇結約由是兩金川狼狽爲奸諸小土司皆不敢抗而邊覺棘矣時澤旺老病不知事郎卡亦旋死其子索諾木與僧桑格侵鄂克什土司地三十年索諾木誘殺革布什札土官僧桑格亦再攻鄂克什及明正土司我兵往護鄂克什僧桑格遂與官兵戰事聞上以前此出師本以救小金川今小金川反悖逆罪不赦阿爾泰歷載養癰至是又按兵打箭爐半載不進罷其職旣而賜死

命大學士溫福自雲南

赴四川以尙書桂林代阿爾泰爲總督共討賊溫福由

汶川出西路。桂林由打箭爐出南路時，僧桑格割地求援于索諾木。索諾木潛遣兵助逆。上命官兵先剿

小金川。且勿聲大金川之罪。三十七年春，桂林克復。革布什札土司故地，溫福克資里及阿喀。五月，桂林遣將薛琮等將兵三千，裹五口糧，入墨壟溝，賊截其後路。我兵告急，而桂林不赴援，夾攻致全軍陷沒。泗水歸者僅二百餘。桂林匿不以聞，被劾奏。乃以阿桂代桂林爲參贊大臣，赴南路。十一月，阿桂以皮船宵濟，連奪險隘，遂直搗賊巢。十二月，軍抵美諾。僧桑格已送其妻妾于大金川，而自赴澤旺所居之底木達。澤旺閉寨門不納，遂

由美臥溝竄入大金川我軍至底木達俘澤旺而檄索
諾木縛獻僧格桑不應上以賊酋同惡相濟宜一

舉並滅乃

命溫福爲定邊將軍阿桂豐伸額爲副

將軍溫福阿桂奏言前此張廣泗等征金川十路七路
分合不常其實祇有六路總以前抵勒烏圍噶爾厓爲
主一爲喀爾薩正路由小金川美諾至噶爾厓約五程
爲傳恆進兵之路一爲丹壩由維州橋經番地抵勒烏
圍約二十餘程中有穆津岡天險爲岳鍾琪進兵之路
前後三載未踰寸步一爲僧格桑由美諾抵噶爾厓六
七程卽總兵馬良柱之路一爲革布什一爲馬爾邦皆

距噶爾厓五六程險狹難行一爲綽斯甲之官寨至勒
烏圍三程至噶爾厓亦三程均隔大河碉寨林立難攻
此六路外又有俄坡一路從綽斯甲官寨至勒烏圍僅
二程山路較平今旣得美諾卽當由喀爾薩正路進兵
其俄坡一路旣有綽斯甲土司願出兵復其侵地可爲
犄角其餘各路分兵牽制使不能兼顧於是溫福由功
噶入阿桂由當噶入豐伸額由綽斯甲入三十八年春
溫福以賊扼險不得進別取道攻昔嶺駐營木果木令
提督董天弼分屯底木達以守小金川之地溫福剛愎
不廣咨方略惟襲訥親張廣泗以碉卡逼碉卡之故事

修築于計所將兵二萬餘大半散于各卡每逾數日當
奏事卽派兵撲弼不計地勢之難易得不償矢士心解
體參贊五岱及色右騰巴爾珠先後密奏

上尚未

之信而木果木之難作初索諾木之留僧格桑也祇欲
圖并小金川地故挾以號召六月陰使小金川頭目等
由美諾溝出燬故降番使復叛諸降番見大軍久頓不
進遂蠶起應之先攻陷提督董天弼之營次劫糧臺卽
潛兵襲木果木温福尙不嚴備山後要隘賊突薄大營
先奪礮局斷汲道時大營兵尙萬餘會運糧夫役數千
爭避入大營温福堅壘門不納轟而潰聲如壞堤于是

軍心益震。賊四面蹂入溫福中。瑛死。各卡兵望風潰散。海蘭察聞警赴援。殿衆由間道退出。收集潰卒。尙萬有數千。其戰沒者三千餘。小金川地復陷于賊。阿桂聞變。知必有降番內應。先擊殺近寨諸番。并盡收皮船。以斷隔河之賊。故一軍屹然不動。乃整隊出屯翁古爾壟。

上在熱河聞報。召留京大學士劉統勳詣行在。咨之。劉統勳前言。金川不必勞師。至是則亦以兵不可罷。乃授阿桂定西將軍。豐伸額明亮爲副將軍。前此溫福阿桂皆奏言。調滿兵之費三倍。綠營不如多調土兵。至是以潰兵之故。復調健銳火器營二千。吉林索倫兵二千。

赴剿十月阿桂改赴西路明亮赴南路豐伸額仍由綽
甲進取宜喜阿桂由鄂克守入轉戰五晝夜直抵美諾
復之明亮將軍由瑪爾里入亦所向克捷遂盡復小金
川地

上以夷性畏威不懷德前此開網縱獸不草
心轉啟侮今不可不大創之先磔澤旺于市

勅諸

將移小金川之師進討大金川誓必掃穴禽渠乃許歲
事阿桂力以身任之而大金川之地自十二三年以來
全力抗守增壘設險巖密十倍小金川嗣是王師三路
進攻復闕兩載餘始克復時賊巢有二一烏勒圍一噶
爾厓其烏勒圍以羅博瓦山爲門戶阿桂令海蘭察額

森特海祿三路繞出其後。福康安成德特成額三路仰
攻其前。黎明盡奪其險。進營那穆山。賊全力守之。乃移
豐仲額攻宜喜之兵。回來併力。六月偵知色溯普嶺有
間道。可繞出那穆山之後。乃令諸軍陽攻其前。而海蘭
察由間道破色溯普寨。賊舍那穆山退守薩斯甲嶺。防
禦益嚴。惟迤西最高峰有兩大礮削絕壁立。料我兵不
能至。未甚備。七月令諸軍分攻各礮寨。數十道並進而
海蘭察率死士六百。由最高峰削壁。猱引而上。趾頂相
接。比明及其礮一湧而入。盡殲之。數十里各寨聞之。皆
奪氣。遂同時破。乘勝直臨遜克宗壘。賊震懾。索諾木。醜

殺僧格桑而獻其尸。及妻妾頭目至軍，乞赦已罪。阿桂
檻致京師而攻益急。遜克宗壘爲賊巢，勒烏圍外障，賊
以死守，百計攻之不入。而日爾巴山之下，榮葛博山之
上，有墨格山可進。十月，大兵冒險克之，遂移營其地。距
勒烏圍二十餘里。於是日爾巴山、榮葛博山之賊反在
後，皆失其險，還攻盡克之。賊復退守康薩爾山。時五岱
在凱立，葉五福在丹壩，望隔嶺烟燄，知大軍已深入，皆
越嶺以軍來會攻，勢大振。時已十一月矣。距賊巢愈近，
守愈堅。頓兵兩月，明年春力攻克之。賊復聚守朗噶寨，
初明亮之攻南路也，阻于庚額山，天險不能進。阿桂令

移軍由宜喜入當西路攻克色湖普嶺時南路軍亦冒
雨破宜喜七碉十月克琅谷遂與大軍隔河阿桂軍河
東明亮軍河西乃約明亮過河議兩路並進使賊不可
抽調禦我會連雨數旬兵未能進番地故少晴多雨賊
之刺麻又能爲札荅邪術以致雨雪泥潦沒膝四月中
始霽阿桂先使福康安海蘭察渡河西助明亮攻宜喜
偵知甲索僅有賊老弱防守襲破十碉遂分兵六路盡
殲河西二十里內之賊乘勝連克各寨五月阿桂河東
軍破朗噶寨距勒烏圍僅數里進逼其巢連破昆色刺
麻寺及拉枯刺麻寺七月抵勒烏圍其官寨碉堅牆厚

西臨大河迤南有轉經樓與官寨相犄角木柵石卡長里許其東負山麓有崖八層層各立碑各路敗回之賊咸聚守之我兵先破卡柵數十重以斷其犄角又毀橋斷其走路明亮亦攻河西以絕其援八月十五夜進擣巢穴四面礮轟官寨破之攻至黎明又克轉經樓其逸賊皆溺水死兩賊巢已破其一而莎羅兄弟及各頭目已先期遁赴噶爾厓矣噶爾厓之前有瑪爾古山得之則可以俯臨賊巢

大軍議奪賊上游而隔于西

里之科布曲山乃于九月攻西里木城石碕中鎗礮如萬雨雹我兵步步立柵以次進偏擲火彈入木城城外

多積薪。乘風延燎。木城頃刻盡。十一月攻克科布曲山。于是軍進無阻。十二月遂據瑪爾古山。盡奪要害。噶爾厓卽在其下。其頭目及番衆紛紛出降。索諾木之母姑姊妹亦降。惟沙羅奔索諾木及心腹死黨則皆在圍中。而明亮河西軍自克茹寨後阻額爾替山。明亮乘軍中運礮邪許聲。賊不備。時三道突破其寨。又阻于札烏古山。求濟師于阿桂。時大兵方擣噶爾厓賊巢。不能分兵往助。而賊兩路分拒我者。至是亦左支右格。無能兼顧。及河東兵已偪噶爾厓。河西賊皆內顧喪膽。于是明亮富德兩路亦所向破竹。明亮至馬爾邦與富德軍隔嶺。

乃與富德合軍。徇各險。皆下。十二月。三路軍皆會于噶爾。厓築長圍。周數里。斷水道以困之。大礮晝夜霆擊。所至洞墻壁數重。索諾木窘急。使其兄詣營乞哀。而自稱病。匿堅礮中。不敢出。先是賊勢蹙。揚言寨破。當舉家自焚。上知番俗最忌自戕。賊妄倔強。不足信也。及是飛走皆窮。外圍益急。索諾木果從莎羅奔及其頭目妻子。挈番衆二千餘出寨。奉印獻軍門。金川平。露布八日至京。

上恭謁

兩陵岱嶽闕里獻俘

廟社

上

皇太后徽號勒碑太學。及兩金川地。封阿桂誠

謀英勇公。在事文武官。以次封賞進秩。郊勞飲至。時乾

隆四十有一年之正月也。初，乾隆二十年，平準回兩部
闕地二萬餘里，用兵五年，用帑銀三千萬餘兩。金川地
僅千里，不及準回兩部十之一二，而用兵亦五年，用帑
銀至七千萬功半，而事倍者，則以天時之多雨久雪，地
勢之萬夫莫前，人心之同惡誓死兼三難而有之。方其
神施鬼設，伺間出奇，九地九天，霆劈雹驟，或七萃從石
罅而出，或千矛隨礮聲而入，險萬陰平，艱百石堡自蚩
尤以來，未有鑿凶裂罅，駭目警魂如茲役者。且其饋運
之艱，或數石而致一石，禁旅所至，以數夫而供一夫，非
乘國家全盛之物力，與廟堂宵旰之憂勤，固烈不

臻此非前狃于鍾琪之寬大受降後激于溫福之僨轅
失律亦勞不致此然則窮武節殫颯銳以事之奮伐架
入聖心亦豈得已哉易既濟之象曰高宗伐鬼方三年
克之又未濟之象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武
下殷之極盛世也克鬼方殷極盛之武功也一繫之既
濟一繫之未濟以終之德行恆易以知險內外使知懼
聖人之情見乎詞豈得已哉然自金川削平中國始知
山礪設險之利湖南師之以制苗滇邊師之以制猺夷
蜀邊師之以制野番而川陝剿教匪時亦師之以堅壁
清野而制流寇

國朝甘肅再征叛回記

甘肅回

國朝以來凡兩大變一變于順治再變于

乾隆順治五年四月河西回米刺印丁國棟奉明故延
長王朱識鏘作亂甘涼皆陷渡河而東連陷蘭岷臨洮
遂圍鞏昌號召土寇衆十萬號百萬關輔大震朝

議發禁旅赴援總督孟喬芳恐道遠勞師糜餉密疏止
之而請乘其烏合時總督治固原州未治蘭州也乃統
滿漢兵星夜馳扼秦州遣馬寧合趙光瑞軍救鞏昌大
戰廣武坡斬首三千級解鞏昌之圍遂三路進討期會
于蘭州馬寧由上路攻馬塢內官營張勇由中路取臨

洮趙光瑞由下路取岷洮河三州各路皆捷閏四月諸軍皆會蘭州喬芳親督戰而使張勇由間道襲城賊潰焚浮橋西遁河東盡復五月大兵渡河而西張勇禽偽延長王朱識鏐斬米刺印遂復涼州八月至甘州餘賊櫻城固守喬芳料賊必夜出劫營乃設伏以待而召幕僚張燈置酒奏琵琶唱伊涼塞上之曲聲徹柵外忽矢落帳前喬芳談笑不動頃之後營鞀鼓震天伏兵四起賊大敗退遂遣張勇乘夜襲之而部勒諸將黎明進攻大戰竟日斬級萬餘賊敗入城重圍累月食盡乞降喬芳欲遣張勇入城撫之衆議不可乃遣他將往逾月賊

果復叛。盡害巡撫總兵以下。西破肅州。立土倫太爲王。子關內外諸回。蠶起應之。據城拒守。官兵四面圍之。深濠高壘。賊猶潰圍出。連蘭州。土寇掠武威。張掖。酒泉間。六年春。諸將攻城益力。奮死先登。殺賊八千。遂復甘州。丁國棟復走肅州。適大同姜壤反。山西攻陷蒲州。與河西回賊響應。雍涼復震。喬芳旋師河上。東拒蒲州之賊。而留馬寧齊陞等圍肅州。十一月克之。斬首五千級。殺土倫太。丁國棟盡誅其黨。傳首三邊。河西悉平。是爲

國初征回第一役。

烏乎功名運會之際。不以其時哉。當順治回叛之初。多

方蠢動南有殘明桂藩北連山西叛鎮其氛焰所及視
乾隆時何啻十倍賴師武臣力轉戰摧殄然賞皆不過
輕車都尉視克一堡之庸酬通侯之錫者又何若不倫
草昧則百戰尋常承平則微勞爍赫故今于征回不詳
順治而獨詳乾隆初撤拉爾黑帽回者居西寧番地俗
介番回驚悍好鬪所奉墨克回經舊皆默誦有循化廳
回馬明心者歸自關外見西域回經皆琅誦自謂得真
傳遂授徒號新教與老教相仇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其
徒蘇四十三聚黨殺老教百餘蘭州知府楊士機及河

州協副將新桂以兵往捕遇害總督勒爾謹以標兵五百馳扼狄道州調各鎮兵剿之捕教首馬明心下省城獄而賊二千餘陷河州城宵濟洮河由間道徑犯蘭州時蘭州止督標兵八百迎擊失利賊斷黃河浮橋以拒援師繞城謀索馬明心甚急布政使王廷贊使登城諭賊旋誅之以靖內變勒爾謹遣兵復河州并捕賊家屬三百餘于循化廳留兵斷狄道馳回蘭州詔發京師健銳火器營兵二千命大學士誠謀英勇公阿桂佩欽差大臣關防自河南工次赴剿先命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護軍統領額森特馳往又赦李侍堯

于獄以三品頂戴赴蘭州總軍餉四月西安將軍伍彌
泰提督馬彪仁和等先後赴援蘭州城西南偃山官軍
不先扼之爲賊所踞臨高俯瞰衆雖千餘皆新教死黨
素業射獵精火鎗又負地險官兵萬餘皆營于城東與
賊遠隔屢屛挫銳每夜輒驚擾槍礮達旦勒爾謹見兵
多賊少謂半月可滅遽奏止禁旅及續調川兵會海蘭
察至率老回兵擊賊龍尾山殺二百餘賊遁華林山巢
穴崖坑陡立斜通一徑且無水泉軍不能久而賊營及
河甚近又兵士多不習戰海蘭察奏聞

詔逮勒爾

謹人都以李侍堯代之是月阿桂至軍首營山上斷賊

赴城之路而柵山北至河岸以聯聲勢漸移城中城東之兵進逼賊巢又奏調金川屯練番兵千阿拉山蒙古兵七百助剿五月選兵千有五百攻賊華林山先佯敗誘之出壕截殺二百餘遁匿濠內不復出閏五月土番兵至先分路進攻嘗賊以察路徑知北東阻于崖丁西南阻于大卡乃謀奪大卡之策復連日挑戰知賊于官兵退後亦卽徹守卡之賊回巢休息乃伏精兵溝內各備鋏鑕次日大兵進攻佯退俟賊回巢伏兵突出挖路踰溝盡殺守卡之賊遂奪其險俯瞰賊巢築長圍絕汲道湮井瀉溝困之餘賊四五百食不下咽適連雨復延

殘喘阿桂以賊破旦夕毋多傷士卒乃移柵漸逼賊溝乘六月初大雨囊土填濠四入遂斬首逆餘賊遁華林寺火之無一降者先後三閱月賊平分剿洮河以南餘黨以叛產賞老教回兵班師與詔陝西提督自西安移固原而移固原總兵于河州以控回民又陝甘兵因移防新疆及扣存公費公糧致缺原額三萬有奇其增兵萬有二千分布衝要并展寬蘭州城令據山臨河阿桂奏言龍尾華林二山暴潦衝成溝塹水悍沙汕難城若展寬東面而移西城以遠山則工費大請移督標右營于華林山上而建四墩堡于龍尾山與城中犄角

詔從之。逾二年，而又有石峰堡之變。初，蘭州賊滅後，李侍堯查治新教餘黨，吏胥肆騷。于是伏羌縣阿渾田五等籍詞爲馬明心報復，仍興新教于四十六年冬。預葺通渭縣之石峰堡爲巢穴。次年聚謀禮拜寺，造旗帳兵械，而吏不知也。四十八年四月，復殺掠起，先徙其家屬于石峰堡，而分屯伏羌縣之鹿盧山、靜寧州之底店山、潘隴山扼險，號召不過數百人。甘肅提督剛塔等剿之，擊賊伏羌城外，略有斬獲。首逆田五受創死，李侍堯誅婦孺千餘，賊黨馬四、主張文慶等。流言官兵欲剝絕回衆煽黨肆出，靖遠知縣黃家駒先捕斬城中內應之

胥吏會寧知縣李堡先毀城外廬舍水窖移城內賊無
可焚汲故皆得不陷李侍堯逗留靖遠藉審訊餘黨爲
名不親赴督剿剛塔又誤用賊諜鄉導官兵于無賊之
地故氛益熾五月賊遂從靖遠渡黃河陷通渭脅從數
千西安副都統明善以兵千二百由靜寧進擣長驅深
入陷伏死不詔逮總督李侍堯提督剛塔改命
福康安及海蘭察會討又命大學士阿桂領健銳
火器營二千以往六月七日福康安海蘭察抵軍議先
剿隆德靜寧之賊而後進搗石峰堡十一日官兵四千
分攻底店山殺賊數百盡奪其柵降賊一千餘黨盡入

石峰堡死守時阿桂之禁旅亦至堡踞萬山中四面削險溝塹縱橫乃掘濠斷其水道七月初賊投出男婦千餘官兵分伏四隘夜半賊首果冒死突圍截殪千計黎明乘堡四入盡俘首逆釋其婦孺三千餘并分兵殲底店降回千餘賊平

詔封福康安嘉勇侯阿桂加一

輕車都尉海蘭察加一騎都尉自是永禁回民不得立新教初四十六年官軍之圍蘭州賊也斷其汲道屢被兩解

上因以甘肅歷年恒旱請賑爲疑適王廷贊

奏繳廉俸銀四萬兩助餉而前布政使王亶望擢撫浙江卽捐海塘工程銀五十萬兩皆不類甘肅瘠地藩司

聖正言 卷一 四
所爲其捐賑監糧必有私收折色虛報災歉之弊

命阿桂李侍堯察奏具得始末而王直望任內開銷監糧六百餘萬石舊存常平倉穀百有三十萬石較歷年尤甚罪斬籍其家勒爾謹王廷贊均賜自盡道府直隸州具結者五十餘員領賑州縣六十餘員計贓科罪其有守城捕賊承辦軍需者免死烏魯木齊浮銷屯糧四員罪如之并追論前大學士于敏中管戶部時議允開捐之罪而仍豁免甘肅積欠籽糧二百四十五萬餘石折色銀三十萬兩以惠邊氓云

臣源曰花門種族錯居雍涼克豫間蓋始自唐之肅代

以戰功得留京師及會昌中回紇降幽州者三萬餘皆
散隸諸道迄今漸聲教者千百年而鴉音不革且關外
回部孱懦畏厄魯特如狼虎而內地攷攘越貨亡命鬪
狠之事無一不出于花門反有厄魯特之風異矣哉中
國奸民類不識詩書何物而回民之讐怨狠鷙獨出于
崇經典信因果之人與厄魯特之崇黃教嗜刦掠何異
廣谷大川異俗民生其間風氣異宜 高宗之贊哈
國興曰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族每出將種誠能
訓練回兵入伍驅狼戾之族爲紀律之師其力最鷙其
心最一未必非唐人用回紇扁和用烏喙之誼也

亦是一木以我由人俱同滋味俱同滋味之語也

臨慶回君人此豐以思多然滋味皆其其其其其其

國典曰中土國人其多者更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靈谷大川與谷凡坐其間風摩其前其其其其其其其

崇勝典計國果之人與或曾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國我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同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以輝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乾隆湖貴征苗記

嗚呼。以臣所聞。乾隆六十年。湖苗之役。蓋與當時奏牘頗殊。云苗介湖南貴州萬山之中。環以鳳皇永綏松桃保靖乾州各城。營汛間錯相望。初苗未變也。畏隸如官。官如神。兵民利焉。百戶外委利焉。司土者利焉。乾隆五十六年。永綏廳勾補寨苗。訟竊牛干官。而病及闔寨。遂激石滿宜之亂。雖旋撲滅。而苗禍已胚。初永綏廳懸苗巢中。環城外寸地皆苗。不數十年。盡占爲民地。獸窮則鬻。于是好苗倡言。逐客民。復故地。而羣寨爭殺百戶。響應矣。乙卯正月。貴州銅仁府苗。石柳鄧妖煽其黨。官捕

之遂叛。焚掠松桃廳正大營。湖南永綏黃瓜寨石三保應之。永綏副將伊薩納同知彭鳳堯以兵六百往捕。狂于勾補之役也。責苗縛獻而鎖。箠鎮總兵明安圖亦以兵八百攜繩索以往。會營鴨西。夜苗忽數千焚鴨西。鎮箠苗吳半生。吳隴登。吳八月及乾州三岔坪苗同蠢動。火光照百十里。軍中止短刃。無火槍。鎮箠路絕。議向永綏。媾于苗。講且行。沿途益蠶集。又從苗給盡釋兵仗。明安圖等束手死。時二十三日也。遂圍永綏。而乾州鎮箠苗亦同日各圍其城。永綏城僅餘兵二百。士民自嬰城守。乾州本土城游擊陳綸又以營兵遁。明日遂陷。同知

宋如椿死之。貴州總兵珠隆阿亦被圍。正大營苗疆大震。二月。詔雲貴總督忠銳、嘉勇公福康安、四川總督和琳及湖廣督撫合兵剿之。復命侍衛額勒登保、德楞泰往贊軍務。福康安既解嗅腦松桃大營諸圍，招撫各寨。三月，貴州苗略定。和琳亦定秀山縣苗。以總兵袁國璜守棚門，而自會福康安於松桃，乃遣總兵花連布將精兵三千援永綏。三月十一日，連戰至城外，圍解。湖南提督劉君輔以兵二千自保靖，與總兵張廷彥合攻永綏西北。苗據花園，斷浮橋。劉君輔結筏渡，破斬數百。遂復花園，守以張廷彥，而自攻隆團。鴨保轉鬪入，劉君

黑與花連布並健鬪。爲苗所暉。號曰花虎黑虎云。四月十三日。福康安大軍亦至永綏。進剿黃瓜寨。而苗旋阻鴨保餉道。不通。花連布乃護貴州糧以餉。中途遇伏。幾殆。時湖廣兩總督畢沅駐辰州。總軍需福寧統兵鎮守。是月福寧以兵役六千由瀘溪復乾州。遇苗苟瑟巖。急匿輜重中。以遁。衆士崩。苗乘勢四面蹂躪。福寧僅身免。願以殺賊無算聞。詔獎之。仍責曰。胡不乘勝追北。而回守空城。自是無敢由東路進者。賊踞乾州久。遂出瀘溪巴斗山。大焚浦市。分寇瀘溪麻陽東北。復徧鎮。算福寧請急調荆州滿兵二千前來。而按察使阿彰阿者。

駐鎮。算方日以詰捕。漢奸爲事。兵日擒良民。邀賞而苗
出入橫行。顧無誰何者。五月。荊州將軍觀成至。始下令
止之。劉君輔在永綏。提孤軍欲復通。鴨保中途突圍。數
重幾不免。及隆圍始遇。袁國墳張廷彥援兵。乃保隆圍。
而鴨保餉道卒不通。蓋永綏處生苗。突奧北保靖。西松
桃南。鎮算東。乾州而賊巢。則平隴。鴨保左右營各寨。介
四廳間。皆疊嶂。峽險。惟鎮算一路。聲勢四接。由瀘溪進
乾州。僅九十里。而福康安和琳由貴州來。遽從銅仁。正
大營穿深。巢往乾州。道既險遠。劉君輔所請五路進兵
策亦不用。苗遂尊伺大營所向。據險死拒。而各營兵非

奉令。又不得自爲戰。故賊益張。及劉君輔隔隆團。苗遂復圍永綏。晝夜急攻。兩月餘。副將富志那遣告急。大營連數十輩不達。最後達二卒。始遣四川提督穆克登阿往援。苗并力拒援。兵劉君輔復自隆團轉戰。入八月。圍始復解。而竟無奏牘。云苗叛時。惟沿邊土蠻不從。亂土蠻者。號犵狁。故土司遺民也。聚衆自保。甚爲苗憚。有言其頭目張廷仲不軌者。撤浦紳士嚴如煜力白之。遂討賊自效。自後永順保靖無虞。得其力。劉君輔花園之戰。亦以土蠻三百陷陣。其明年保靖蠻竟誘禽石三保云。大軍自四月克黃瓜寨。五月六月阻大烏草河不進。七

月渡大烏草河抵古丈坪。八月奏克烏龍巖楊柳坪。而吳八月據平隴。遂稱吳王。白石氏起事。巢穴旋破。至是吳氏復稱吳三桂。後妖煽遠近。平隴黨轉盛。石三保石柳鄧皆附之。九月。下詔暴諸苗罪狀。晉封福康安

貝子和琳一等宣勇伯。以風厲將士。十月奏克毛豆塘。摩手寨。龍角碛。進牛練塘。圍鴨保。距平隴賊巢尙七十里。時苗酋皆許官爵。花翎散苗。優以金錢。吳隴登亦許禽吳。八月自效。然吳八月雖被禽。其子廷禮。廷義。復與隴登仇。殺負嶠。自若。十一月奏克爆木營。天星寨。十二月奏克禽頭坡。嘉慶元年正月。奏克連營山。二月奏克

壁多山高吉陀三月奏克兩义溪平逆切四月奏克長
吉山結石岡距平隴三十里而京師詔責復乾州城遂
指乾州去冬以賊并力距大軍始令鎮筵總兵袁敏等
由瀘溪進乾州與大軍犄角兵至丑坨終以大帥欲專
乾州功阻河溪不進而劉君輔失大帥意亦束手不得
展尺寸至是七省官兵持久一載餘矣始既奏賊么麼
不足數及老師曠日則頻以暴雨山潦漲阻爲辭而餉
道崎嶇先後益兵數萬降苗受官弁百餘人月給鹽糧
銀者數萬人旋撫旋叛軍士不習水土中暑毒死日衆
數省轉輸費巨萬計而朝廷焦勞日盼捷音

救詢絡繹不絕。五月，大學士忠銳、嘉勇、貝子福康安卒於垣子巖，贈郡王諡文襄。六月，和琳復乾州，使額勒登保等進攻平隴，而自與畢沅、福寧及巡撫姜晟等遂奏善後章程六事。大都民地歸民，苗地歸苗，盡罷舊設營汛，分授降苗官弁，羈縻之。惟購收槍械一事，頗關係而議旋寢。及嘉慶十年，兵備道傅鼐始按寨勒繳，四萬餘件。云八月，和琳卒於軍，贈一等宣勇公。額勒登保既偏平隴，賊漸蹙至。是嗣和琳任，又詔將軍明亮自湖北往會之。以鄂輝代劉君輔。九月，大兵奪平隴隘口而畢沅力請罷兵。蓋是時襄陽、達州、敘、匪四起，花連布又

討貴州銅仁賊戰死畢沅無如何則欲移苗疆諸將兵
討之詔書切責不許十二月大軍斬石柳鄧父子
及吳廷義等詔封額勒登保威勇侯明亮襄勇伯
德楞泰繼勇子餘進級有差明年三月遂班師明亮赴
達州額勒登保移征湖北矣畱官兵二萬分防令提督
鄂輝駐辰州及新設綏靖鎮總兵魁保鎮篁鎮總兵富
志那分領之裁畱土塘苗兵三萬七千日給鹽糧銀如
故畢沅姜晟一意主撫而苗劫掠四出邊無寧日及嘉
慶四年黑苗吳陳受寇邊事聞于是詔書詰問以
楚苗久奏戡定何復有糾眾數千連犯邊卡之事是福

康安和琳前此將就戴事之咎其嚴懲毋少縱自是湖
賈大吏不敢諱用兵始奏以鳳皇廳同知傅鼐總理邊
務募勇修礮悉力禦之鼐有復總督百齡書曰三苗自
古叛服靡常治之惟剿撫兩端叛則先剿後撫威克厥
愛乃濟邇者楚苗之役福和二大帥以七省官兵撻伐
二載而未底定何哉論者謂始則恃搏象之力搏兔以
爲功成指顧而無暇總全局以商定算繼則孤軍深入
苗巢前堅後險富有羝羊觸藩之勢兵頓烏草河牛練
塘九龍溝者俱絮月不得已廣行招納歸咎於客民爭
占之滋釁盡撤苗巢營汛四十八處以期苗釋怨罷兵

如·叅·貪·狼·養·驕·子·大·功·未·就·相·繼·資·志·而·歿·踵·其·後·者·
承·士·卒·之·疲·勞·國·帑·之·糜·費·又·值·川·楚·事·急·倉·皇·移·師·
北·去·是·以·苗·志·得·氣·盈·鴟·張·魚·爛·不·可·收·拾·而·大·兵·既·
罷·勢·難·再·議·興·戎·彘·思·民·弱·則·苗·強·民·強·則·苗·弱·因·而·
衛·民·以·壯·其·氣·練·勇·以·摧·其·鋒·駕·馭·以·伸·其·信·鷓·剿·以·
威·其·凶·礮·堡·既·成·我·墉·斯·固·堅·壁·清·野·無·可·覬·覦·而·後·
入·其·穴·扼·其·吭·奪·其·恃·殲·其·強·根·莠·漸·除·良·善·乃·康·此·
又·嘉·慶·二·載·來·善·後·之·情·形·也·傳·鼐·之·任·鳳·凰·廳·同·知·
也·以·前·禽·苗·酋·吳·半·生·功·歷·兵·備·道·至·按·察·使·別·見·下·

篇

嘉慶湖貴征苗記

嘉慶初。湖北四川。教匪方棘。諸將移征苗之師而北。草
草奏戡定。月給降苗鹽糧銀。羈縻之。而苗氣愈惡。藉口
前宣勇伯和琳。苗地歸苗之約。遂蔓延三廳地。巡撫姜
晟。至倡以苗爲民之議。議盡應其求。時鳳凰廳治鎮。草
當苗衝。同知傅鼐有文武材。知苗愈撫且愈驕。而兵罷
難再動。且方民弱。苗強也。乃日招流亡。附郭棲之。圍其
丁壯而礮其要害。十餘礮則堡之。年餘犄角漸密。苗妨
出沒。遂死力攻阻。鼐以鄉勇東西援救。戰且修。其修之

之法。近其防閑。遙其聲勢。邊牆以限疆界。哨臺以守望。
礮臺以堵敵。堡以聚家室。礮卡以守以戰。以遏出以截。
歸。邊牆亘山澗。哨臺中邊牆。礮臺橫其衝。礮堡相其宜。
凡修此數者。近石以石。遠石以土。外石中土。畱孔以槍。
掘濠以防。又日申戒其民曰。勉爲之。不可失也。是有三。
利。矢不入。火不焚。盜不踰。有三便。族聚。故心固。扼要。故。
數敷。犄角。故勢彊。民競以勸。百堵皆作。而三年苗大出。
焚掠下五峒。大吏將中彙開邊釁罪。又兵備道田灑者。
阿大吏意。各出納以旁掣之事。且敗。會四年鎮。算黑苗。
吳陳受衆數千犯邊。於是有苗疆。何嘗底定之。
詔。

責巡撫姜晟嚴獲首賊。鼎爲禽之。始奏加知府銜俸。是年碉堡成。明年邊牆百餘里亦竣。苗并不能乘晦霧潛出沒。每哨臺舉銃角。則知有警。婦女牲畜立歸堡。環數十里戒嚴。於是守固矣。可以戰。時鎮筸左右營黑苗最患邊。適謀晒金塘。曉苗悉出掠瀘溪。卽夜三路檣燬其巢。復回要伏苟瑟巖。大殲之。苗氣始奪。六年而貴州變起。蓋湖南環苗東南北三面七百餘里。其西南二百餘里之貴州邊尙未修備。故石峴苗復思狡逞。煽十四寨。並附近湖南苗以叛。肅以鄉勇千五百馳赴銅仁。而貴州巡撫伊桑阿至。叱其越境要功。鼎還楚界。伊桑阿遂

以招撫勘定奏回貴陽時首逆槍械皆未繳各寨方沸然邊民赴愬雲貴總督琅玕琅玕至急檄衆會剿三日盡破諸寨其破崖屯溝也前兩路賊皆壘石守衆使貴州兵攻其前而自領鄉勇夜探山後徑猿引上黎明始達礮天降火寨起貴州兵望之亦奮呼奮隘遂連破五巢其破上下潮也萬山一峽苗以死守乃夜分貴州兵左右裹山圍之而親督鄉勇黎明攻峽至晡礮破之追逼其寨驍苗方迎死戰卽分兵火寨上潮潰而下潮亦望風潰又爲守隘貴州兵禽斬前後殲苗二千餘三日掃穴平琅玕奏楚兵功最并仿湖南法建碉堡守之而

伊桑阿冒功誤邊罪爲新巡撫初彭齡所劾伏法爵遂奉
旨總理邊務鼐以永綏孤懸苗巢形如釜底自

元年盡撤營汛後城以外卽苗地有三難二可慮議遷
城花園而貴州方藉永綏聲援難其移鼐乃請於貴州
邊設螺蛳堡移湖南守備戍之助彈壓於是總督琅玕
亦奏移駐是七年九月廳旣移出羣苗爭占舊城彌月
槍礮聞黔境鼐以鄉勇數百深入彈壓忽遠近苗大集
鼐急據吉多寨苗數重環之銃如雨驟鼐按兵不動徐
以奇計穿圍去苗疑不敢偪然自此遂議繳槍械以絕
其牙距其抗命者則復有永綏生苗鳳凰黑苗之剿矣

聖正言
卷一
三

初永綏以廳城孤懸掣肘從未深搗其巢。及是果抗繳械阻丈田。於是石宗四等糾數千苗。復大猖獗。而是時廳已移出。且分駐形勢地。又得貴州螺螄堡可駐兵。遂立以鄉勇千餘。苗兵二千往。首敗之。奔都河。連燒六寨。乘勝窮追。宿陽孟岡。五鼓萬苗突至。四面謀攻。時我兵火藥少。後路已絕。勢岌岌。會雨霰雜下。苗繩硝皆濕。槍凍比曉。我兵刀槩並前。人自爲戰。塵至山後。斬墮溺死二千餘。生禽石宗四。明春正月。移兵螺螄堡。連剿破口。漏魚補抽等寨。皆焚巢破卵。是役也。賊起事卽戕良苗。故甬得以驅策苗兵。深入轉戰月餘。破寨十六。獲槍礮

刀矛三千有奇，餘寨乞命降。永綏苗一舉平，由是師行所至，萬山讐服，納兵恐後。羅拜犒迎，貴州吏未能行，合於黔苗乞糴，并檄黔寨勒繳槍械，震疊罔抗。邊境銷兵，時嘉慶十一年也。初，乾隆乙卯，嘉勇貝子征苗時，川湖貴廣重兵環境，有進康熙五路平苗策者，不用。故苗得併力拒大軍，雖則偵諜聞然，聲東擊西，倏然其去，忽然苗各自守，則黨日離，不測則情益絀。從來備西北邊，莫善於李牧一大創之之法，禦流寇莫如堅壁清野法，而懲苗則莫如沈希儀、鵬勦法。糴專用之，大小百戰，殲苗萬計，追出良民五千口，良苗千餘口，而所用不過鄉兵。

數千則又其訓練有過人者大都苗兵有三長奧壑重
巖足仄目悸獸蹠猱騰如驀平地此一長也地不可容
大衆其進無部伍行列退則鳥獸竄岡迴箐窳賊忽中
發內暗外明猝不及防此二長也銃銳以長隨山起伏
命中莫當惟腰繩藥無重衣裝耐飢渴耐暑寒此三長
也。繇因苗地用苗技先囊沙輕走以習步仿造苗槍立
上中下三的以習俯擊仰攻臨敵亦不方陣進呼聚嘯
散無異以苗攻苗又苗兼挾利刀乘火器甫發冒烟豕
突因兼習藤牌刀法狹路相逢則短兵接戰復以趨捷
勝每戰還必嚴汰不但趨趨者去貪掠者去卽徒勇而

味機宜。昧號令者亦去。數年始得精兵千。號飛隊。優養勤練。而嚴節制之。行山澗風雨而行列不亂。遣貨貨載道無反顧者。共甘苦。若妻子。哭陣亡若子弟。報公憤如私仇。而鄉兵既明地利。習苗情。又多被禍同仇之家。是以致死如一。十年剿永綬苗事聞。

詔各省督撫提鎮

以勦練鄉勇法。練官兵。宋史稱辰州土官秦再雄。練土兵三千。皆披甲渡水。歷山飛塹。遂一方無邊患。故詳著之。庶後籌邊。君子有考焉。至其屯田一事。與修邊禦苗錯舉。皆於十年藏事。其始不無廣占民田。以權利害輕重。及事定。民爭復業。屢有訟言。於是議者人異詞。今獨

載彛上巡撫高杞書曰。防邊之道。兵民相輔。兵衛民。民實屯。有村堡。以資生聚。必有礮卡。以固防維。邇者貴州巡撫初公。奏商均田一事。請陳利害情形。而效其說。湖南苗疆。環以鳳凰。永綏。乾州。古丈。坪保。靖五廳縣。犬牙相錯。其營汛相距。或三四里。或五六七八里。故元年班師後。苗雲擾。波瀾如故。維時鼎竭心籌之。無出礮堡爲上。遂募丁壯子弟數千。以與匪苗從事。來痛擊。去修邊。前戈矛。後邪許。得險卽守。寸步而前。而後苗銳挫。望絕。薪燼焰熄。隄塞水止。然湖南乙卯二載。用兵來已糜帑金七百餘萬。國家經費有常。而頑苗叛服無定。募

勇不得不散。則礪堡不得不慮。後患不得不虞。則日圖
不得不亟。通力合作。且耕且戰。所以招亡拯患於始也。
均田屯丁。自養自衛。所以一勞永佚於終也。相其距苗
遠近。礪堡疏密。爲田畝多少。鳳凰廳礪堡八百。需丁四
千。輪守並留千人備戰。共需田三萬餘畝。乾州廳礪堡
九十餘。守丁八百。屯田三千餘畝。保靖縣礪堡四十餘。
守丁三百。屯田千五百餘畝。古丈坪廳苗馴。止設礪堡
十餘。守丁百。屯田五百餘畝。永綏廳新建礪堡百餘。留
勇丁二千。亦屯田萬餘畝。而後邊無餘隙。各環苗境。以
成圈圍之勢。峻國防。省國計也。異族偏處。非礪堡無以

固。礪堡非勇丁無以守。勇丁非田畝無以贍。在邊民瀕
近鋒鏑。固願割世業而保身家。卽後路同資屏藩。亦樂
損有餘以補不足。況所募土丁。非其子弟。則其親族。而
距邊稍遠者。則仍佃本戶輪租。視古來屯戍。以客卒土
民雜處者。勢燕越矣。與一旦散數千驍健。無業子弟。流
爲盜賊。爲無賴。何如收駕輕就熟之用。而不費大帑。一
錢稽之古效。則如彼。籌之今勢。則如此。惟執事裁之。其
堅持定議者。大指蓋如此也。積久制益密。田益闢。則又
有出前議外者。於是墾沿邊隙地二萬畝。曰官墾田。又
贖苗質民田萬餘畝。曰官贖田。以補助折耗。以廩賞。以

葺繕以賜卹百務並舉而苗占田三萬五千餘畝亦以
兵勒出別屯於苗兵五千其苗弁復自呈七千餘畝爲
經費以苗養苗卽以苗制苗於五年陳屯政三十四事
十年陳經久八事十二年復陳未盡七事大抵其經費
田皆佃租變價者其屯丁田則附礪躬耕者其訓練與
農隙講武則屯守備掌之以轄於兵備道者使兵農爲
一以相衛使民苗爲二以相安故約官與兵民曰毋擅
入苗寨毋擅役苗夫約苗曰毋巫鬼椎牛羣飲以靡財
毋挾槍矛尋睚眦以釀釁則永永不窮且變遂同學校
同考試嗚呼其亦善深長思矣雍正間張尙書廣泗改

黔粵苗歸流。設九衛軍屯法。蓋以經畧督撫之權行之。故帖帖無異議。翼翼區區守土吏。未領縣官斗糧尺兵。所事大府。不掣肘。卽已幸。徒自奮於齟齬拮据中。蓋獨爲其難。卽其始欲不借屯以養丁。繼不長屯以安烏合。數千衆。其可得乎。後之君子。設身以處之。綜其始末。揆其利害。而知其用心苦矣。十三年屯務竣。入覲。詔曰。

國家治民以官。任官以人。辰沅永靖。兵備道傅。彘專司苗疆。十有餘載。鋤莠安良。除弊興利。修置碉堡。千有餘所。屯田十有二萬餘畝。收卹流民十萬餘戶。屯兵練勇八千人。追繳苗寨兵器四萬餘件。復勤墾化導。設書院。

六義學百。楚苗駸駸向學。籲求考試。遂已革面革心。朕久聞其任勞任怨。不顧身家。悉心籌畫。臻斯完善。特因未識其人。尙未特沛恩施。今日召見。果安詳諳練。明白誠實。洵傑出之才。堪爲封疆保障。若天下吏咸若是。何患政治不日有起色。其卽加按察使銜。用風有位。明年授湖南按察使司按察使。以苗弁兵民籲留。命每秋一赴苗疆。慰邊人思。十五年兼權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天子方將擢龔巡撫。而十六年卒于官。詔以龔捍災禦患。有功德於民。其立祠苗疆。贈巡撫。嗣龔兵備道者。桐城姚興潔。招源纂屯防志。鳳凰廳志。故知龔

戰守功特悉。魏源曰：方彘之基於大吏以掎齧也。則鎮
軍鎮總兵富志那實保全之云。又舉歲給降苗數萬金。
畀之故。彘得以豢苗者。蹙苗富志那從征大小金川習。
知山礮設險之利。彘實從受之。卒以成功。仁人利溥哉。
嫠妾遺孤。飢粥不給。而議彘者至今閭閻焉。吁。北山勞
大夫所爲太息也。

未盡其人。尙未詳前。恩誠今日。吾見果安。藉藉。難。即。白
人間。其。丑。幾。丑。感。不。爾。良。來。恐。不。蓋。畫。蔡。鴻。宗。善。林。因
六。義。學。百。數。古。是。疑。向。學。騰。來。未。爲。疑。耳。其。而。革。亦。知

道光湖粵平徭記

湖南衡永郴桂四州郡界廣東連州廣西全州踞五嶺之脊民徭雜錯深谷重巖風氣驚鷲與華不通華民欺其愚致攘侵侮官吏輒右奸民以股徭積怨則變昔今一轍有趙金龍者湖南永州錦田徭與常寧徭趙福才以巫鬼神其衆時楚粵奸民結天地會屢強劫徭寨牛穀黨聯官役徭無所愬于是金龍妖煽其尙倡言復讐使趙福才糾廣東散徭三百餘合湖南九冲徭共六七百人道光十一年十二月焚掠兩河口殺會匪二十餘人明年正月江華知縣林先燦永州鎮左營游擊王俊

聖正言 卷一 三
以兵役往捕賊已千餘據長塘夾冲永州鎮總兵鮑友
智調兵七百及永州知府李銘紳桂陽知州王元鳳各
募鄉勇數百進剿令游擊李方玉由沂村繞襲其後游
擊王俊等由束路直擣夾冲遂燬其巢斃賊三百餘掘
毀逆墓二十三日賊竄藍山之五水徭山所至虜脅衆
二三千圖據九疑山巢穴乃令參將成喜以百兵扼要
路衆寡不敵退賊遂旁掠寧遠 上命兩廣總督李

鴻賓廣西提督蘇兆熊各防邊界時鮑友智俟續調寶
慶各兵至卽分扼合攻而巡撫吳榮光提督海凌阿劾
鮑友智輕進疎防會藍山告急榮光又檄寶慶兵盡赴

藍山而檄提督出寧遠赴援。二月十四日，海凌阿率寶慶協副將馬轄以兵五百餘由寧遠之下灌進，剿藍山路險且偏，賊巢海凌阿不偵探地勢，遽由小路冒雨深入，又不爲備，賊僞充夫役爲官兵，舁槍械行至池塘，山溝陡狹，伏賊四起，乘高下突，槍械反爲賊用，海凌阿等皆死。上已命總督盧坤、湖北提督羅思舉赴剿。

至是又移貴州提督余步雲于湖南，而飭吳榮光回長沙，賊虜脅將萬，趙金龍率八排散，猺及江華、錦田各寨，猺爲一路，趙福才率常寧、桂陽、猺爲一路，又趙文鳳率新田、寧遠、藍山谷、猺爲一路，每路各二三千，犄角出沒。

而官兵不設糧臺增調常德水師及荊州滿騎皆不習山戰盧坤至永州始奏罷之而改調鎮筸苗疆之兵又以衡州水陸咽喉而常寧屏蔽衡州當賊衝祁陽又入衡永捷徑且糧運後路皆派兵勇防禦桂陽新田嘉禾三州縣各團練鄉勇土徭自守以防虜脅是月桂陽知州王元鳳及鮑友智擊斬趙福才殲徭五百再戰殲徭六百其趙文鳳一路聞官吏招撫解散過半惟新田以官兵繞道未至知縣王鼎銘戰沒賊入城肆掠去劾不赴援之游擊李方玉守備王懌治罪詔以徭皆山賊躋捷負險恐蔓延兩粵或盤踞山峒致稽搜捕勅諸

將誘至山外平野之地聚而戮之三月十日羅思舉至
永州以南路之藍山寧遠江華俱入粵門戶隘口不一
乃議大兵由新田後路躡賊遏其南竄與桂陽北路兵
夾攻并扼其西通道州零陵祁陽小路于是三路徭四
五千人及婦女二三千爲官兵驅徧出山皆東竄常寧
之洋泉鎮其地爲入山水口有溪通舟市長數里垣牆
堅厚民去賊守羅思舉以賊徧歸一路且失其翻山長
技乃密檄北路兵齊料又漸移各守隘兵進徧合圍時
運礮未至賊穴墻出矢銃官兵反隔墻外先持盾擲火
晝夜迭攻以耗其火藥鎮守兵數十躍墻而上前者傷

墜後隊繼登先後斃賊千餘四月七日賊詐降以緩我
攻欲乘間竄入山羅思舉以賊不繳器械縛首逆攻益
力奪門巷戰賊大呼乞降仍鬪且逃內外夾剿連日殲
獠六千惟散獠八九百拒守市內大宅恐趙金龍在內
故仍不用大礮二十二日盡毀牆舍訊知趙金龍已干
初九日突圍中鎗死禽賊子弟妻女及死黨數十奏聞
詔以盧坤羅思舉盪平迅速各予一等輕車都尉
世職賞雙眼孔雀翎余步雲自貴州至僅十日亦加大
子少保在事文武進秩有差時欽差戶部尙書宗
室禧恩盛京將軍瑚松額已抵衡州未至軍先三日奏

捷禧恩誥。趙金龍死狀。虛實羅思舉旋獲其尸。及所佩印劍木偶。乃止。而五月四日。復有金龍餘黨趙子青。自連州八排竄江華藍山。虜脅二千。羅思舉余步雲馳堵之。破賊于錦田。之濠江。冲禽斬首逆。殲獠五百餘。黨瓦解。

詔切責廣東將校。不如湖南出力。而廣西賀縣復有逆。獠盤均華之變。煽聚二千餘。六月爲廣西參將滿承緒擊敗于芳林渡。逃至江華界。爲湖南守卡兵所獲。于是

詔禧恩砌松額。率余步雲赴廣東。剿連州八排。獠初八排。獠有黃瓜寨者。正月中被奸民官役虜掠。訟于官。連州同知蔡天培。訊之。斷民役償獠千二

百金民役不償。徭出掠報復。蔡天培遂以湖粵徭響應告變。總督李鴻賓令提督劉榮慶署按察使。慶林以兵二千堵禦。榮慶以徭無逆狀。且寨峒險難攻。主撫慶林力主。剿議不合。會四月聞楚師告捷。將士皆邀懋賞。新任廣東按察使楊振麟亦主剿。李鴻賓遂以五月十三日同提督率兵六千三路進。八排徭首八人出山跪迎。請縛黃瓜寨逆徭。以獻。李鴻賓收斬之。奏稱殺賊七百。于是徭皆負隅死。拒。徭山周圍四百餘里。尚險。籌密軍無偵探。徭剽要路。伏隘。狼狽。官兵驚潰。自相擠墜。三路皆敗。游擊都司以下死者數十。士卒死者千計。以行營

硝藥失火誤焚傷亡奏而劾提督劉榮慶老病上褫鴻
賓職因有禧恩瑚松額之命又以余步雲代劉榮慶率
總兵會勝等調湖南貴州兵進剿禧恩等至粵初銳意
用兵及探知猺崗天險難深入乃于二十有五日奏大
木根大橋頭之捷二十有七日復奏六對冲猺之捷所
奏殺賊皆數百計然必需有首逆始能蕝事于是振麟
日遣人赴寨招撫猺懲人人前事不肯出官兵又懲李
劉前敗不敢入旬日不得見一猺之面而盧坤又有移
督廣東之信計程將至禧恩急責楊振麟刻期招降否
卽嚴劾振麟乃復懸賞購募并令熟猺爲質始偶有出

者果得洋銀鹽布以歸。于是徭貪利踵至。旬日得數百人。及縛黃瓜寨附近徭三人。諸將得以歲事。乃馳赴受降。酌留兩廣兵三千。令曾勝防守連山。檄止湖南續調之兵。時禧恩暫署兩廣總督。俟盧坤至。以善後事委之。交印卽行。

詔進禧恩。不八分輔國公。賞戴三眼孔雀翎。瑚松額。余步雲。均世襲一等輕車都尉。賞雙眼孔雀翎。曾勝。加提督銜。龔雲騎尉。李鴻賓。劉榮慶。均逮戍新疆。初。楚粵邊郡。奸民爲天地會。締黨歛約。橫行鄉曲。小剽掠。大擅殺。各有名號。兵役皆其耳目。羽翼一呼。百諾。吏不敢問。趙金龍起事。卽戕殺會匪。故會匪不附。

而榔桂兩粵奸民已所在蠢動州縣籍軍與團練隨時禽治渠魁又徭平迅速故幸未生變然黨與蔓三省遁逃藪聚論者謂邊防隱憂在苗徭之右